

楊靜：「別人的磚瓦」，《蘋果日報》7月23日

(全文)

未想到這日會在石硤尾的工廈思緒翻遷，淺淺腦溝中點滴回憶似塵埃被風吹起，紛紛揚揚撒遍一整個天，很多以為忘記的時空驀然現身，然後又飄搖落地表坑窪，不知再見又是何時。

是策展人丁卓藍組織的放映會，幾個影像作品，在日常觀看日常，看的人是藝術家，被看的也是他們自己，以及他們稱之為家的空間與關係。我是前去做分享的，卻一直在看和走神之間搖擺。

身分而言，我很能帶入第一部作品《小北來信》的製作者張子木的視角——離家後在各地和陌生人相遇相識然後去下一站回憶。鏡頭在廣州黑人聚集區慢慢划過，聲音來自她在別處認識的南美洲朋友，聲音的內容則是子木寫給朋友的信，寫遊蕩，寫新地方與新面孔，也寫老地方與老朋友。天涯過客，寫信人和收信人在閱讀中換了身分，像《兩生花》裏同名女子，在各自的生活裏孤獨又不孤獨地行走，處處無家，處處家。

接下來黎肖嫻、黃頌恩、李偉盛、黃慧心的四部影像則回到去家——一個面積小小、被物件塞滿的記憶空間。黎肖嫻與黃頌恩的鏡頭對準家裏無數的細節，節日買來的花，被單枕套上的艷麗印花，或精緻或粗糙的神佛造像，牆面的裂痕，老舊書架頂上的那一層，夜晚床格的陰影。我不認識兩位藝術家，無從知道她們的家族故事，但眼追着蒙太奇，耳接受到她們另配的音軌：家庭背景音、即興音樂、歌劇與《迎春花》，又有看偵探小說的感覺，似乎是在點滴間努力解讀這閉仄單位見證的人與事。李偉盛和黃慧心的作品，前者是白事前後家族成員情緒隨着矛盾的爆發而爆發，漫溢着成年人的爭吵與小輩的沈默，後者是和聲般的三代人絮語。聲音的內容在我看並不最重要，而這種白噪音式的混雜，真讓人遊竄回自己離開多年的家中，好像又變成那個坐在角落裏的孩子，漫不經心聽長輩爭吵歡笑，從中品嚐點人間悲喜，又忍不住想到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

出到去，真是另一個世界，而家是漸行漸遠，直至在物理世界消失，又在別人的影像裏一磚一瓦重建。(完)